

新闻传播学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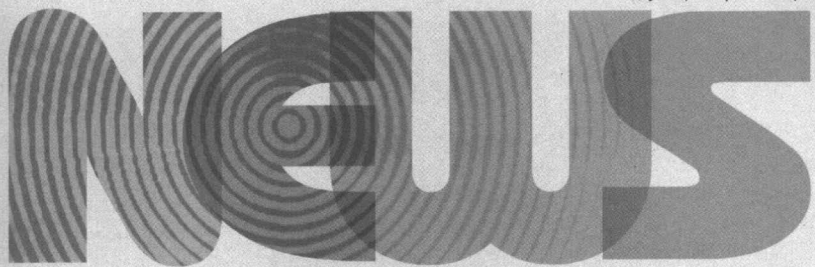
杨保军 著

新闻精神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保军 著



新闻精神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精神论/杨保军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新闻传播学文库)

ISBN 978-7-300-07982-0

I. 新…

II. 杨…

III. 新闻学-研究

IV.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2668 号

新闻传播学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

新闻精神论

杨保军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0.625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6 000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教育部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国际新闻界》副主编,新闻学院副院长,2006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大学专科学物理,硕士读哲学,博士攻读新闻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提前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曾做过5年多中学教师,7年多《陕西日报》记者、编辑。出版有《新闻事实论》(新华出版社,2001,本著作为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本书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2006年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新闻传播学类三等奖”),《新闻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新闻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该著为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标志性成果),《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等专著,发表哲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学术论文一百多篇,主持参与多项重大科研项目。

新闻传播学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 序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有了重大发展，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

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北京广播学院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

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旧中国与新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因此，执著于理论创新的学人们，又必须时时唤醒自己的风险意识。再说，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人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

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作者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去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童兵

前 言

新闻精神论，就是把新闻活动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之一的一种的精神现象学、精神现象论；新闻精神论是关于新闻精神的理论或学说，至少是关于新闻精神的比较系统的观点和看法。它把新闻精神作为历史的、变动的、发展的客观精神，作为研究对象，它的主要内容是分析新闻精神的本质内涵、基本构成，探讨新闻精神的作用、塑造培养机制与方法以及新闻精神实现的主要途径，当然，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关的问题（领域）。

新闻精神论的学术追求或者理论目的（意义）在于弄清研究内容关涉的诸多问题，揭示是什么样的基本精神理念支配着新闻活动的展开，进而揭示，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理念去支配新闻活动的进行；新

闻精神论的实践目的（价值）在于为新闻传播业的良性发展、新闻活动主体精神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提供一些可能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思想。

新闻精神论，顾名思义，是一种“论说”，是一种理论研究，既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实务研究。它重点追寻的不是历史上展现的新闻精神现象，而是探求现实的新闻精神是什么；它不仅着眼于现实的新闻精神，还展望未来必须具有什么样的新闻精神；它关注的主要是中国问题，也不忘西方参照系的存在和作用；它以观念分析方法为核心，史实与现实只是参照物和反思的对象，并不是要重点陈述的对象。我是以思想者的姿态——而不是以历史经验事实为主要陈述对象的史学者或者以直接为当下具体行为服务的实践观念设计者的姿态——处置这一研究课题的。我只能考察我能想到的问题，但这一定不是新闻精神论应该研究的全部问题。其实，新闻精神论关涉的问题没有一个严格的边界，也很难划定这个边界。因此，新闻精神论在这里只是“我的”新闻精神论。

任何一种科学研究，不管它是哪种类型的科学研究，都有自己着重的或者特殊的致思取向。我没有把新闻精神论主要作为新闻实践的指导手册去写，但这并不是说手册式研究不重要，也不是说我不重视手册式研究。事实上，在这项研究中，我始终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因为在我看来，与经验事实不相干的理论思考、逻辑推理，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完全的无用。任何正确的理论思考、逻辑抽象、概念分析，很难完全离开经验事实根据。因而，我只是想利用这项研究首先主要阐释清楚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因为这是手册式研究与设计的逻辑前提。

二

寻找新闻精神，可以把新闻传播实践当做考察的对象、解剖的文本，从中探求贯穿其中的精神命脉；可以把既有的关于新闻活动、新闻业的各种描述材料、反思性的材料（表现为新闻史、新闻业务和新闻理论研究成果等）作为对象，进行再认识和再反思，从

中发掘人们对新闻业内在观念、精神的认知和评价^①；可以从新闻活动、新闻业的本性出发，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揭示其应有的精神和理想。这些是我用来考察、探究新闻精神的基本方法。但说老实话，它们主要是我自觉到的方法，并不是运用好了的方法。在不同的具体问题上，这些方法的运用既有综合的，又是有所侧重的。相对来说，基于本性的逻辑分析更多一些（这既是我的长处，也是我的短处）。因此，新闻精神论在我这里主要是一种新闻哲学，可以说属于新闻伦理哲学。这样的基本定位要求我特别注重逻辑论证，而不是讲一大堆优秀新闻人物的故事。我提出了一些新鲜的想法，但很少，可我做的论证会对读者有更多的启发性。^②

一种活动的内在精神，依赖于该活动的基本追求和目标，即一种活动要做什么，从本性上规定了这种活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但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基本的精神会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形式。一种活动如果偏离了它应有的活动目标，支持它运行的精神就一定不是这种活动内在的精神。如果人们把新闻活动主要当做了文学活动、当做了科学研究活动、当做了宣传活动、当做了公关广告活动，等等，而偏偏不是当做新闻活动，那么，即使这些活动是在新闻活动名义下进行的，也会背离新闻活动的精神。

现实的新闻活动是否在应有的正轨上运行，并不是没有疑问的问题，而是需要考察、分析、研究的问题。新闻活动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活动，才能叫做新闻活动，其实并没有得到自觉的、很好的回答。因此，现实的新闻活动是否具备新闻精神，是否是在新闻精神的支配下进行的活动，是需要我们以求实精神进行批判质疑的。那种想当然地把现实的新闻活动看成是最好的新闻活动，恰好背离了

① 马克斯·韦伯正是通过对本杰明·富兰克林写的《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的一些必要提示》的分析，揭示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2~14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② 这正是哲学论证的突出特点之一，“论证的过程甚至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参见〔英〕安东尼·肯尼编：《牛津西方哲学史》，总序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新闻精神自身的诉求。

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有其自身历史形成的客观目的性。新闻传播业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创造物，当它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当然有其自身的追求，有其期望实现的社会作用。“如果一个存在不能实现其预期效果，那么这一存在实际上就否定了自身”^①。如果新闻传播业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目标，也就等于背离了自己的精神。因此，如果有人成心不想让新闻业实现它自身的目标，也就等于成心不想让新闻业成为新闻业，而是成为别的什么东西。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只要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新闻精神也就必然地被扭曲了。

三

接着需要说明的是，新闻精神本身并不是一种理论或者学说。新闻精神是新闻传播业的命脉，是新闻媒体的灵魂。我认为新闻精神本身在最终的意义上说，就是新闻活动主体特别是职业新闻活动主体的内在品格和工作气质，就是新闻活动主体特别是职业新闻活动主体以致整个社会公众关于新闻业、关于新闻传播的理想和信念。它们体现在新闻活动主体特别是新闻职业活动主体外在的、可观察的新闻行为之中，凝结在新闻活动主体创制的丰富多彩的新闻作品之中，也深藏在每一位新闻活动主体的动机与需要之中，同样也会体现在一定社会的媒介制度或者新闻制度之中。

新闻精神的核心或者总的精神是为社会公众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为人民服务^②，其背后深藏的乃是一种公共精神，一种民主

①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修订版，8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② 所谓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利益。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认为，公共利益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相类似的框架性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都是无法明确描述的，这不仅是因为公共利益的内容具有宽泛性，更在于公共利益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概念。公共利益类型繁多，常常与国家政策和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紧密联系，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参见《公共利益是否等于“大家的利益”》，载《珠海特区报》，2006-11-07。

意识和民主精神。理解不了或者不愿理解这一点的人，永远不可能理解新闻精神的本质和精髓。之所以要为人民服务，那是因为人民是世界的主人，是人民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他们应该是这世界的主人。尽管社会公众、公共利益、人民等类似概念的内涵，并不好把握，边界也并不那么清楚确定，且在理论上要说得人人信服也不那么容易，但在实际经验中，人们似乎都懂得这些概念在说什么、在强调什么。简单点说，为公众服务，就是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所有服务，只要她或者他是在合法的服务范围之内、合乎道义服务的范围之内，就有权利和充分的理由分享新闻媒介提供的新闻信息、新闻意见和其他信息服务。

新闻活动主体主要不是通过他们的精神哲学，而是通过他们的实践哲学、行动哲学，来展示新闻精神的真实意义与实际追求。因而，新闻精神说到底主要是一种实践精神，在实践中成长，在实践中塑造，在实践中实现的精神。新闻精神的主要内容包括：求实为本的科学精神，正义至上的人文精神和和谐为美的自由精神。^① 新闻精神论关于新闻精神的理论思考，最终目的不是仅仅从理论上弄清新闻精神内涵的诸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高新闻实践活动的水平。

新闻传播业、新闻媒体、新闻职业工作者到底是否为消费者提供了优良的服务，其实也不是什么神秘的问题，难得无法回答的问题。学者们、研究者们要以学问的方式论证回答，以免被人批评是断论。普通公众则可以通过经验、体会的方式做出自己的感觉性的回答，这种回答未必不准确。一家饭店、宾馆服务质量如何，学者们要用各种各样的指标去衡量和评价，老百姓只要吃上一两顿饭、住上一两晚上就知道如何了。因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这样一些看起来并不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新闻媒体给收受者生产了什么？给政府和执政党生产了什么？给广告商、赞助商生产了什么？给它

①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刘建明教授曾对我说，新闻精神可以概括为这样五条：求实精神，公共服务精神，忠于真理的精神，自由精神和人文精神。我认为他提供了新的、比较明晰的概括新闻精神的角度。在我的论述中，实质上是把公共服务精神作为了总的精神，把求实为本的科学精神，正义至上的人文精神和和谐为美的自由精神作为总精神的具体体现或者具体内容。

们自己生产了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新闻媒体的功能，也可以大致发现新闻媒体与受众、与政府和执政党、与广告商等的关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人们也就基本上可以看清，现实的新闻媒体是否在为社会公众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为人民服务。实践是检验传播效果的唯一标准，这个实践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实践，每个普通社会成员的实践。尽管个别人的经验不能完全说明新闻媒体的整体状况，但总可以直接体会到新闻媒体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总可以感受到它是在为谁服务。

四

一定的新闻精神观念，其实就是反映、体现一定主体的新闻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一旦稳定确立，就会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精神指南，以马克思所说的精神回流的反作用方式，指导和激励人们维护或者改变现存的新闻传播状态。因此，建构、倡导什么样的新闻精神观念，并不是新闻思想领域的文字游戏或者概念魔方，它对现实和未来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职业队伍的培养、塑造和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用“没有伟大的理论，就没有伟大的行动”这句话指说新闻精神观念与新闻传播实践之间的关系，我想并不过分夸张。

观察、学习、研究、体悟新闻精神的过程，其实就是培养新闻精神情怀、确立新闻价值观念、建构新闻职业理想的过程。缺乏新闻精神的人，能够进行新闻活动，但却没有资格从事新闻活动，特别是没有资格从事职业化、专业化的新闻活动。为公众服务的新闻活动在今天必须以专业精神去支配。没有新闻精神，就没有了新闻活动的主心骨；没有新闻精神，新闻活动就没有了灵魂。当一个新闻职业工作者没有或者失去了新闻精神，就等于没有了新闻人的灵魂，失去了精神支柱，丢掉了自律的武器。新闻精神是一个人是否是“新闻人”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一种精神符号和精神标识。新闻职业对于新闻人来说，不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事业，为社会公众服务的事业。整个新闻传播业不仅是一种产业，也是一定社会的一种事业，整个人类的一种特殊事业。

新闻精神是新闻活动主体创造的，但反过来说，新闻精神也可以创造新闻活动主体。这正像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在创造人，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在创造人。新闻精神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并不是像我们在理论研究中抽象出来的一种客观精神，它就存在于、变化于、发展于新闻业的演变中、新闻媒体的运作中、新闻活动者的新闻行为中，就存在于多少令人有点难以把握的媒介环境中、社会环境中。它真真切切，却又飘飘缈缈。人人都能感受得到，特别是那些愿意感受、体验、学习、理解、内化、实践它的人，是完全可以成为新的新闻精神主体的。

面对现实，为社会公众服务显然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并不具备完全的现实性。但新闻精神本身就包含着理想的因素、信仰的成分，包含着对新闻活动主体的美好希望和召唤，并不只是现实的镜像。一种精神，就像一种理论，一旦没有了一定的理想性，没有了对现实的超越性，也就没有了批判力、没有了召唤力，也就不能激励人们为一种精神追求的目标努力奋斗。

我们更应该注意的问题是，怎样的社会环境，怎样的媒介制度，怎样的运作方式，才更有利于新闻精神的实现。当中国的批评家们指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媒介制度是为富人服务的制度时，当西方社会的批评家们指责中国的新闻根本就不是新闻而是宣传时，并且人们发现双方的互相指责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时，这恰好从两个方面说明人类今天可能还没有创造出足以使新闻活动能够充分实现新闻精神的制度，还没有创造出真正能为社会公众平等而共同服务的良好新闻运行机制。因而，制度层面的探讨，体制层面的分析，仍然是我们面临的宏大和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以为，中西方的人们，在各自自以为是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自省和自我批判。自觉的进步和改造才是实质性的进步和改造。今天的世界仍然需要宏大叙事，纯粹实证化的、细枝末节的分析并不能从理论上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五

说老实话，在思考、研究、写作过程中，我更多的是遇到了各种问题，而不是痛快地解决了问题；我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而不

是回避了问题。我对有些问题的思考、给出的阐释，也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全书不同地方提出的不同问题也许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和好奇心，引起新的思考和探索。我对一些问题的阐释可能是比较清楚的，大致做到了我所说的“想得通，说得清，写得好”，但有些问题仍然是模糊的，自己还没有想得十分通达，因而，也就难以一下子说得很清楚，写得很明白。可是，我也相信，有些问题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思考、去说、去写作，才能弄得明白。一些问题确实到了需要说服自己的时候，才会真正明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一些问题只有到了能够说服自己的时候，才会真正清楚自己到底想说什么，说了什么。阅读、思考、写作有时是一个奇怪的过程，并不像盖房子、建大楼，先有一张像模像样的图纸，然后按部就班施工就是了，而是始终具有探险的味道，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能够发现什么。一切预制好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至少我的体会是这样，有一些奇妙的思想是在写作过程“突然”蹦出来的，有些则是逻辑性地生发出来的。因此，不要期望自己能够把该说的都说全，把所说的说周全，这是一个永远的过程。对于任何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我们知道存在着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但我们不可能试探和应用所有的角度、所有的层面，只要在自己选定的角度上、层面上进展得足够深入和广阔，就可以自我安慰了。每个人的智力和精力都是非常有限的，若是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了，也就不错了。

作者

2006年12月6日